



# 火把节之夜

曾志明等著

群众出版社



# 火把节之夜

曾志明等著

群众出版社

1964年·北京

群众出版社出版

(北京东交民巷14号)

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出字第100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·全国新华书店经售

江苏新华印刷厂印刷

\*

书号(总)198(文)123 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5 3/16

1964年5月第1版 1964年5月第1次印刷

字数109千字 印数1—80,300册

定价(4) 0.43元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|
| “后山王”.....    | 孙 谦 ( 1 )  |
| 这事发生在陈家庄..... | 吉学沛 ( 28 ) |
| 长春岭.....      | 韓文洲 ( 41 ) |
| 火把节之夜.....    | 曾志明 ( 68 ) |
| 两家集.....      | 梁兴晨 ( 87 ) |
| 杏林春暖.....     | 郑克西 (114)  |
| 我們村里的故事.....  | 赵清学 (134)  |

## “后山王”

孙 谦

南山沟里有个王家山，王家山村里有个王猴三。王猴三个儿不大：短胳膊，短腿儿，尖下巴，眯眯眼，满头白髮，稀稀落落的鬍髥。乍看，王猴三确是个普普通通的小老头儿，可是当周围村庄唱戏赶会时候，只要王猴三一出现，老一辈的人便会亲亲热热地和他打招呼，年轻一代的人便会跟在他的身后，又羡慕又敬仰地議論他：“那就是后山王！”而那些曾经吃过日本飯和反动飯的家伙們，一听到后山王的名字，就会惊出一身冷汗。

王猴三就是王猴三嘛，为什么年轻人要称他“后山王”呢？

王家山座落在一条大沟边的土山坡上。一条河水从山脚下潺潺流过。河滩里有一片片的常流水地，山坡上有一段段的好梯田——王家山又产粮食，又产水果，真是个好村庄。离王家山二里地有一座大黑山，山上长满柞林，从山脚到山顶足足有五里地。黑山那边当然也有人，也有村庄，可是人们都把黑山这边称之为前山，把黑山那边称之为后山；意思是：前山代表富裕，后山代表贫困；前山的人聪明伶俐，后山人愚笨落后；因此，娶媳妇不娶后山女，嫁女不嫁

后山郎。

王家山只有王猴三常跑后山。小时候，他跟着父亲打山，在后山里猎过麝，打过黄羊，逮过狐子，有一次还活捉住一只豹子；长大了，他娶了后山的媳妇；有一阵子，他还在后山的一条荒沟里开荒种过地。抗战期间，王猴三当了王家山的民兵队长——王家庄民兵队打起仗来，既勇敢又灵活，小股敌人轻易不敢来王家庄骚扰。一九四一年，情况恶化了，敌人在王家庄修起炮楼，扎下据点。敌人一来，民兵和基本群众就转移到了后山沟里，后来又有一批村民因为受不了敌人的蹂躏和压榨，自动逃到后山沟里。为了更好地围困敌人，王家庄的群众决定都搬到后山沟里，想不到在大搬家的那天夜里，却碰到杂货铺掌柜王立仁的抵抗。王立仁家大业大，一听说要他搬进后山，便气冲冲地嚷道：“我不搬，说什么我也不搬！我这里有房有地有买卖——就是请我当后山王，我也不去！”王猴三说：“立仁叔，我们不是请你当后山王，是要你到后山里参加抗日！”王立仁说：“抗日，抗日，抗的把日本人都抗到村里来了，还抗日！”同来的民兵们都气极了，一窝蜂地向王立仁扑去。王立仁眼看着要挨揍了，便“噔”地跪在地上。王猴三用手势制止住民兵，转脸对王立仁说：“你不愿意搬，我们也不强迫你，可是你要记住，只要你做一点坏事，我这枪可不认得你是我的本家叔叔！”

王立仁答应下随大家搬家。王猴三让小队队长吴中和帮他收拾东西，但临出发的时候，他却趁敌人打机枪的混乱中溜走了。

全村八九十户人家，一下子挤在一条荒山沟里，虽然这里不缺柴不缺水，周围村庄还支援来些粮食和家具，但开始

的日子实在是不好过的。这时候，王猴三不仅是王家山的民兵队长，也是王家山的管家婆。他組織人們劈山打窑洞，伐木盖茅棚；他又領導着人們燒林开荒地，筑坝淤水地。王家庄的人們有了住处，又有了粮食，有的人家甚至在窑洞門前栽下树，养下花，还有的人家喂了猪，孵了小鸡小鸭。他們把老王家庄称为前庄，把新王家庄称后庄。虽然仍旧沾用了前后两字，但只是表示地理上的位置，而不再有褒揚前山和貶鄙后山的意义了。

王家庄的民兵剛在后山庄子站稳了脚跟，王猴三就帶着民兵战斗队到敌人据点附近活动去了。敌人恨透了王家庄的民兵，也恨透了王家庄民兵的那个后山“老窝”；敌人三番五次地到后山来“扫蕩”、“討伐”，每次都让王家庄的民兵在半路上打了回去。敌人沒能进到王家庄后庄，却尝够了王家庄民兵的子彈和地雷的滋味。

一九四四年春天，王家庄民兵联合了附近村庄的民兵，逼近王家庄据点进行武装圍困。敌人整天龟縮在炮楼里，不敢走出碉堡一步。这时候，王猴三发现了王立仁每天早晨赶着两条小毛驴，往碉堡里送水。晚上，王猴三派吳中和到据点給王立仁送口信，要他立刻停止給敌人送水。想不到吳中和在王立仁那里却碰了个硬釘子：王立仁根本不理睬王猴三的忠告，并且气忿忿地說：“哼，連我做买卖的事儿都管起来，这王猴三倒真成了后山王啦！”听完了吳中和的回話，王猴三瞪着两只眼眶眼想了想，用手搔了搔头皮，說：“明天让他瞧瞧咱的手艺！”第二天天剛亮，王立仁拉着两条毛驴驮水回来，剛走到村口坡上，只听得河对岸“叭！叭！”两声枪响，枪彈打穿了驴驮左边的水桶。水桶漏了，驮子偏了，水桶翻

了。水在坡上流着，水桶向坡下滾着。王立仁正要去拦截水桶，“叭”的又是一声枪响——这一枪把王立仁的狐皮帽子穿了一个洞。王立仁吓慌了，扔下水桶，丢下毛驴没命地往村里跑。这时候，只听得伏在对岸的王猴三喊了：“站住！——再不站住，我要打你的心锤锤了！”王立仁吓得腿软了，“噗通”跌倒在地上，不停嘴地哀求道：“后山王饶命！后山王饶命！我再不敢卖给他们水了！”

从此，“后山王”这个绰号就在这一带传开了。提起后山王的枪法，真使那些日本人，伪军、汉奸们心惊胆战。后山王谋住要收拾谁，那个人就没命了，他躲到哪里，后山王的枪口跟到哪里，而且说要打他的左眼，绝打不了他的右眼！

不过，这已是十八年以前的事了。如今，后山王已经变成个满头白髮的小老头了。

挤走了敌人以后，王家山的人都回到前庄了，后山里开垦出来的那些土地就荒蕪了。王猴三领导着人们斗倒了地主，又领导人们搞互助合作。但他心里老惦记着后山庄子里那些荒了的土地。五五年组织起高级社，王猴三就提议去重新开发后山庄子，因为劳力调配不过来，搁下了。五八年公社化以后，公社党委批准了王猴三重新开发后山庄子的计划。五九年春天，王猴三便把王家山工作的担子，交给了他的副手吴中和，出发到后山基地当主任去了。这么一来，那个几乎被人遗忘了的“后山王”绰号，又兴起来了。

从此以后，每年春天一开春，后山王便背着一支三八枪，挑着一卷简单的行李和粮食，先到后山基地去给耕作队员“打前站”，一直到秋收以后，才回到村里来和家人团聚。

王猴三虽已六十出头，可是腰不弯，腿不疼，打枪还是



百发百中。村里人很喜欢到后山来参加劳动，因为在那里总可吃到王猴三打下的野味——就是吃不到黄羊，顶坏也可以吃几只野鸡。

王猴三把他后半生的精力，无保留地贡献给了王家庄的集体事业，当他已经踏进了暮年，仍然为王家庄的集体事业尽心尽力——这样的好老人是应该长生不老的，谁能想到有人却准备向他背后放冷枪呢？！

## 二

后山庄子就在黑山背后的一条七弯八岔的小沟里。坡上有一些像挂在梢林里的梯田，沟里有一些条条缕缕的水地——地边地堰都是用河石垒成的，想当年可真费了不少劲呢。在向阳坡上，有一些没有门窗的窑洞，新生的杂草和小树已经长得很高，把窑门都封锁了。坡下有一片空地，那是打谷场。场上堆着两大堆早熟的绿豆和豇豆蔓。在打谷场上修了四间敞棚和一间泥土小房——王猴三每年要在那间小房里住九个月。

早饭时分，沟里非常寂静。庄稼像被露水洗过似的，繁茂、茁壮、果实累累，叶子在阳光下闪闪发亮。山是那样高，梢林又密又厚，沟是那样深，河水又清又亮。忽然有只山鸡在河边叫了，紧跟着，又有一只山鸡叫了。一只山鸡噗噗地飞了起来，又一只山鸡噗噗地飞了起来。就在这时候，突然一声枪响，那只后飞起来的山鸡，像块石头似地跌落在河边的谷地里。

王猴三从灌木丛里钻出来，提着步枪跑进谷地里。当他

正弯下腰来拾取山鸡的时候，忽然有人喊了：

“放下——那是我打住的！”

王猴三抬头一看，离他不远处，站着一位戴着小草帽的姑娘。那姑娘约有二十一二岁，穿一件短袖运动衫，手里挎着一只篮子，篮子上还盖着一条雪白毛巾。她脸儿红，眼睛亮，两唇撇的挺紧，看样子真的是生气了。

王猴三正在纳闷：“这是哪里来的个野丫头？”那姑娘忽然咯咯地笑了。

“猴三爷！我是玉珠！”

王猴三定睛一看，可不，果然是自己老伴儿奶大的吴玉珠——三年没见面，变得使人不敢认了。

“啊呀，小丫头，你可把我吓了一跳——你怎么和爷爷开这种玩笑？”

吴玉珠调皮地说：“我要试一试你的眼力！”

王猴三摇了摇头，说：“眼睛不行了，老喽！”

祖孙两人回到泥土小屋。屋里很狭窄，可是收拾的挺干净。墙上挂着两张狐皮和一张狼皮，还有几对好看的黄羊角；窗台上放着一叠旧报纸和几排亮晶晶的步枪子弹。王猴三把步枪挂在墙钉上，转脸向吴玉珠问道：“毕业了？”

“毕业了，正等着分配工作。”

“这么说，你在家住不长？”

“只能住五天。”

“好，爷爷今天请你吃烤山鸡——现在的山鸡真肥，全身都是油。”

说着，王猴三就要动手剥山鸡，吴玉珠举起了带来的那只小篮子，说：“猴三爷，我给你带回来点东西！”

她从篮子里拿出来一包携着紅紙的点心，又拿出来一瓶原装老白汾。王猴三心里很高兴，可嘴里却說：“看这孩子，花这些閑錢干什么？我又不是馋嘴小娃娃。”

吳玉珠又取出一个小铁盒，打开盒子，拿出了一架眼鏡。

王猴三驚訝地說：“眼鏡？”

“老花鏡——你戴上試試。”

王猴三戴上眼鏡。吳玉珠从窗台上拿了張報紙，遞給了王猴三。王猴三一看報紙，乐了：“这玩艺还真管事儿！——这好，这东西好，这比那些吃喝东西有用处！”

吳玉珠說：“还有一件呢？”

王猴三摘下了眼鏡，从吳玉珠手里接过一頂玄色的漂亮毡帽，說：“你那籃子倒成了聚宝盆啦——还有多少东西啊？”

“这是最后一件——这东西不是我买的，是別人送給你的。”

“別人送給我的？”王猴三向着吳玉珠看了看，笑了：“噢，我明白了！應該，應該，是該着了！”

吳玉珠羞得連脖頸都紅了。她嚥起嘴来，瞪了王猴三一眼，气赳赳地說：“爷爷尽胡猜——这是咱村里的人送你的！”

“咱村里的人？——誰？”

“你猜。”

“猜不着。”

“队里的會計——王立仁。”

“他！”王猴三的手里像放了一块燒紅的铁，倏地一撒手，毡帽掉在地上了：“王立仁送我毡帽？奇怪，真是奇怪！”

吳玉珠瞪着眼睛問道：“这有什么奇怪的？”

王猴三裝滿了旱烟鍋，从灶火里撿出块紅炭，点燃了烟。他抽了两口烟，才說：“玉珠，你可听說我在王立仁帽子上，用枪彈打过一个窟窿？”

“听过呀——那是你們圍困据点的时候……”

“是啊。現在他送我这頂帽子，难道就是为了这个嗎？”

吳玉珠毫不思索地說：“那当然不会！”

“那你說为了什么？”

“这还不明摆着嗎？如今他是队里的會計，你是基地主任，送你頂毡帽儿，不就好办事了嗎？”

“好办什么事？”

“好往他腰包里装东西。”

王猴三停住了抽烟，吃惊地瞅了吳玉珠一眼，心想：“这丫头学回点真本事来了——有見識了！”

吳玉珠繼續說道：“我真納悶，你們为什么要让王立仁当會計？”

王猴三磕掉了烟灰，叹了一口气，說：“你还記得咱們那老會計嗎？”

“記得呀，他腰里老是扎着个包袱，里边装着图章、单据——他还教过我写苏州碼子呢。”

“好人，忠心耿耿，一心为集体。今年春天得了病，老死了。当时，我已經搬到这里，你爹沒和我商量，就委了王立仁当會計。那时，麦子已經黃了。有一天，你爹来这里割麦子，我和他說：‘你怎么把狼往家里引？他那种人怎么能給咱們当會計？’你爹說：‘你这几年老不在村里，王立仁轉变得不錯了。’”

吳玉珠撇了撇嘴說：“要真能改好倒好了，我看是猫儿

改不了吃腥，狗儿改不了吃屎！”

“可你爹不这么看。他说王立仁会看行情，有一套经营管理的本事，和外边的关系多，又能打会算——你爹看中他这些本事，就尽给他说好话，想尽办法要堵住我的嘴；我说重找人，他说找不下；我说培养新人，他说赶不上。后来他又说：‘看着麦子上场了，要卖，要分，没有个吃硬人手就没法搞。’——因为这事，我和你爹险些吵翻了脸。”

吴玉珠沉思了一阵，说：“我爹迟早得跟上王立仁倒大楣！”

王猴三说：“一当了会计，王立仁今天进城明天上市，简直变成大红人了。”

祖孙两个正在说话，沟里有人喊道：“后山王！后山王！你在哪儿？”

王猴三应了一声“我在这里”，转身向吴玉珠说：“王立仁来了！”

吴玉珠从地上捡起那顶新毡帽，把它递到王猴三手里，气呼呼地说：“这可是说鬼鬼就来！”

王立仁走进打谷场来。这人五十刚出头——他在王门中辈数最大，许多白发老翁得当面喊他爷爷或叔叔。他头上包着一块又油又黑的白毛巾，上身穿一件发了灰的黑小褂——小褂的前襟缝有三个口袋，上面的小口袋里插着四支钢笔，下面的两个大口袋里鼓鼓囊囊地装满了小本本、纸头、烟卷。他想用油污的衣着掩蔽自己，但他的脸色却给他露了馅：他的脸又红又亮，像块刚出锅的红烧肘子，真是还肥得流油呢。

王立仁站在小屋门口看了看，然后便一边往屋里走，一边笑着说：“后山王，你一説在这里，我就猜着玉珠来了。果

然一猜就中。要是沒有貴客，这时候你准在地里忙着呢。你可真有命，儿孙一大堆，又有这么个賢孝的奶孙女儿——她回了家連汗珠儿还沒来得及擦，就来看你……”

王猴三冷冷地說：“請坐吧。”

王立仁坐在小凳上，說：“来你这儿一趟可真不容易啊！爬上一座山，出了一头汗，走得两腿疼。”他掏出紙烟来让王猴三抽，王猴三举了举手里的旱烟袋，意思是：我有这个。王立仁抽着了烟，噴了一口烟雾，意味深长地說：“猴三只，你这个后山王可当的不怎么的啊，住沒个好住处，吃沒个好吃食——看那些土地，条条縷縷的，簡直像叫花子衣服上的补釘……”

后山基地已經成了王猴三的一块心头肉，一听王立仁的話，他便由不得地生了气：“你来找我就說这事？”

“不不，有正經事——我是說，咱們队里在后山花的气力不小，可是出息不大。”

“我倒觉得出息挺大——你說你的正經事吧。”

王立仁擦熄紙烟，拿出筆記本来：“你把后山庄子的产量报一下吧。”

王猴三說：“什么产量？”

“秋粮产量呀。”

“庄家还在地里站着，我給你报什么产量？”

王立仁楞了一下，笑了：“你怎么連这个也忘了？上面要个数数，你来估个数数，不就得了？”

“我估不来。”

“你一个人估不来，咱們两个人估——咱們瞎估吧。”

正在拔山鸡毛的吳玉珠停下了手，扭轉头來說道：“产量

怎么能瞎估呢？上级要产量数字总是有用处的，你来个瞎估计，岂不成了谎报？”

王立仁说：“姑娘啊，你不懂这个？这叫公事公办，由不得人！”

“我反对这种做法——这是害己又害人！”

王立仁又笑了：“其实谁也害不了，只不过多费几张白纸……”

王猴三“霍”地站了起来，狠狠地磕掉烟灰，随手把烟袋扔到土炕上，说：“要谎报，你谎报去，我可不跟上你去欺骗上级！”

王立仁愕然问道：“你这是怎么啦？”

王猴三火呼呼地说：“你回去告诉吴中和：要报产量，让他和队里的主要干部上来一起估产！”

没等王立仁说话，王猴三便对吴玉珠说道：“玉珠，走，跟爷爷到坡上摘红果子去！”忽然他又想起一件事来，扭身向王立仁说：“还有，场上的豆子等人打，地里的回茬麦等人种——明天吴中和要再不派耕作队来，我要到公社党委告他的状去！”

老头子摘下挂在墙上的枪，又把一只荆条篮子塞到吴玉珠手里，便咚咚地向门外走。吴玉珠急了，赶忙追了上去，拉住了他的腰带，轻声说道：“猴三爷，帽子！”

“什么帽子？”

吴玉珠向屋里看了一眼，王猴三明白了。他返身进到屋里，从窗台上取下那顶玄色的新毡帽。

“立仁叔，这是你送我的？”

“是啊，上了年纪的人戴毡帽子好。”

“不！这帽子太厚太重，我怕戴了它，焐得轉了向！”

他双手捧着毡帽送还了王立仁，返身就走出了小屋。

爬了一段坡，王猴三的气还没平下来。他站住脚，回身看着場上的泥土小屋——王立仁正从屋里出来，死焉焉地向着对面坡上爬呢。王猴三用手掌拍了拍挂在肩上的步枪托板，气恨地说：“我真后悔当时没把他一枪打死！”

吳玉珠說：“哪还像个改造好的人？”

“他就会給你爹灌米湯！”

“我爹是哪儿出了毛病啦？——他怎么会看中这种人呢？”

王猴三气赳赳地说：“你那爹呀，这两年的好收成迷昏了他的心，連好坏人也分不清了！”

### 三

吳玉珠的父亲叫吳中和。他原来是后山王的副手，現在是生产队的主干。战前，他是个下中农，土地不够种，每到水果熟了，还得做几天肩挑貿易。四〇年的秋天，他又担着一担紅果子下山去卖，剛出山口就碰見两个日本兵从据点出来。他想：“倒楣了，今天总得賠二斤果子！”想不到那两个日本兵大吃了一頓果子之后，又一脚踢翻了他的担子。吳中和气极了，伸手掣起了扁担，左右开弓地把那两个日本兵打悶在地上，跑回村来就参加了后山王领导的民兵队（大家也許忘了？在那次全村大轉移的时候，他曾帮助过王立仁收拾东西；在圍困敌人时候，他曾到据点里給王立仁送过口信）。这几年，王家庄的集体事业大有发展，吳中和家的生活比战前好多了。因为儿女們都大了，家里的事情用不着他管，他便



把心思都放在队里的工作上。他从小没念过书，管理这一大摊子事，实在够吃力的——他觉得：不管用什么办法，只要能给队里增加收入，就是给群众办了好事。因此他让王立仁当了队里的会计。他的脾气很倔，好胜心又特别强，心里有一点事，就躁得睡不成觉，吃不下饭——他还没过五十岁，头发就白了一半，背也驼了，腿也弯了，门牙也掉了。

今天吴中和的心情却十分好：王立仁找下了门路，队里的三辆胶皮车和十副馱子要出去跑运输——这又能给队里赚一笔钱回来。一早起来，吴中和就到饲养院去了。他帮着修理挽具、鞍鞯、胶轮内带。过了饭时好一阵，这才回家来。女儿吴玉珠给他端来了温在砂锅里的早饭，又给他打来一盆洗脸水。吴中和正弯下腰来洗手，王立仁神色慌张地跑进屋来。

“中和，不好啦，后山王回来了！”

吴中和迷惑地问道：“他回来怕甚？”

“他能让咱们去跑运输？”

“猴三叔还嫌给队赚的钱多？——你去准备，等我吃了饭，咱们就出发。”

王立仁走后不久，王猴三真的来了。他肩上扛着步枪，步枪上吊着一只黄羊腿。他一进院子就大声喊叫：“玉珠！玉珠！”

玉珠从厨房跑出迎接。王猴三解下了步枪杆上的黄羊腿，说：“这是爷爷送给你的——吃个稀罕，城里没有这东西！——你爹在吗？”

“在屋里。”

这时候，吴中和打起了竹帘，迎接后山王。

“猴三叔回来了？”